

散文組
第1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蕭卓倫

就讀系別：醫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初窺生死苦痛

得獎感言：

乍進臨床，心靈衝擊；
持續探索，記錄點滴；
莫忘初衷，醫病人心！

初窺生死苦痛

醫學五 蕭卓倫

那日，醫院外久久不見的陽光是粒粒金粉，在樹葉隙縫中躍動著，疊影般的綠葉響起一片窸窣，金棕光影閃耀，沁涼伴隨和煦，潑灑至肩上濺成一股溫熱，羈絆住我的腳步。已許久，沒有如此去感知生活中的流動了。去年的我，在醫學書籍與國考進度中載浮載沉，深層感觸發了霉。今年，進入了臨床見習，一床床的病人，像是搭在飄渺時光之上的歷史樓閣，興起又消逝、離開又新生，在原地留下了遺憾、留下了快樂傷悲、留下了竭斯底里奮鬥過的痕跡。這片怔忡不寧的遞嬗不斷衝擊著我，我才慢慢找回了閃閃澄澈的眼睛。

進入臨床前，每當聽到病人因畏懼抽血、打針、插管而不願住院接受治療，不以為然的心情就如一陣劃不開的濃霧，擠散所有的同理心。我總倔強地認為，現代醫療資源豐沛，住院就像一趟小木舟的旅行，些微顛簸，但放心休息、吃藥，划到健康彼岸並非難事。

我一直抱持著這種荒謬，直到我在見習第一周時，看到放尿管、鼻胃管以及CVC(中央靜脈導管)的過程。記得那天，學長在準備材料時，我就在一旁輕鬆地比畫，一邊想著訓練課程中對模型的練習。對於步驟我記得十分清楚，認為這些都是簡單又基本的醫療處置，心想著下次應該就可以親自操作了。期待與自信就像那天下午窗外大風中飛舞的雨絲，紛亂放肆而輕飄。

終於，學長開始將尿管放入一位失智阿公的尿道。只見阿公全身顫抖地像是烈陽下浮晃的街道，他浮現青筋的雙手用力抓住床

沿，手指末端幾乎失去血色，恍若掉入失去地心引力的空間，需要緊緊捉住什麼來穩定自己。這位阿公的嘴唇蒼白而緊閉，偶爾不小心溢出幾聲悲吟。而放鼻胃管時，他不斷用雙手急切揮舞阻擋，那混濁而慌亂的眼神揪著我的心，但我仍是在學長的指示之下，幫忙一起按住這位阿公的雙手。這次他不再緊閉雙唇，彷彿壞掉的收音機，發出大聲又無力、斷斷續續不成語句的哀嚎。

一切結束後，我呆站了許久才回過神來。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原來醫療操作之外，更多要面對反而是這些真實生命的苦痛與徬徨。那天下午，心中的某些固執彷彿被窗外的風一併銜走了。

而CVC這項技術更為危險，一般是住院醫師以上的級別才能操作。另個病房內，學姐將局部麻醉藥打入病人的喉部，並拿著針頭在病人頸部不斷穿刺，試圖找尋內頸靜脈。伴隨著異物入侵的不適感，病人的嘴角蠕動、顫動、抽動，接著掣動了一下，粗獷的臉龐終究失去了鎮定，雙頰像是慢慢被橘紅夕陽染暈的天空，我彷彿也聽見夕陽西下旁的海浪怒濤。稍微回神，才發現那其實是病人口中湧出的陣陣悲鳴。一旁的護理師不斷告訴病人過程就快結束了，她高亢而略顯興奮的聲音並不自然，似乎在隱藏著那殘酷的事實：插導管的進度連一半都不到。

無情秒針噠噠滴滴的，鞭笞著病人的汗腺，汗水濡濕了他糾結的頭髮與淺綠色的枕頭。他臉頰的色澤慢慢由紅變得灰綠而沉重，像是剛出土的古代兵俑。那時的病房，漫漶著一股燒焦的緊張氣味，所有人都屏氣凝神盯著操作的學姐。就當我屏息以待時，細針竟在瞬間失去了正確角度，插到了動脈！

頓時，泠泠鮮血流出，一旁的家屬扶額顯得有些暈眩，學姐趕緊用力壓住出血點。一旁監督的大學長馬上出手相助，調整針的角度後，才找到正確的血管。然而這並非結束，最後還要將導管縫在皮膚上。當針線穿出穿入時，又是一陣折磨。

三十分鐘的緊繃，讓我在走出病房之後不禁大口大口地喘氣，像隻擱淺許久的小鯨豚。我甚至發現白袍底下的衣服都溼掉了，因為我冷汗直流。儘管我只是在旁邊觀看學習，也僅只是想像在眾人注視與病人等待的壓力之下而已。那樣人溺己溺的心情在事後回想時依然不斷嗆鼻，讓我不禁述然自惕，需要多少的練習與準備，將來我才能冷靜而迅速完成，讓病人的痛苦減到最低。

後來的我，才真正理解醫院為何令人恐懼。醫院是解決病人病痛的地方，但是醫治之前，病人卻要先接受這些醫療處置下的苦痛。這樣的無可奈何，也只能時刻提醒自己免於職業性的無情，去關愛這些受苦的靈魂。

最深刻的除了苦痛之外，就是生死。進入臨床後，我總是牢記生命的易逝，為的是希望自己在真正遇到時有個堅強的理由。

見習第一年，學長姐們都是安排最為輕微、最友善的病人給我們照顧。照顧的內容也只包括入院第一日的病史詢問，以及每日的病況記錄而已。通常病人們也總是順利治療、平安回家，一切的平和就像是悠漫夏天裡僻靜的藍天。

直到某天，學姐給了我一個挑戰，她為我指派了一位罹患了胰臟癌四期的阿嬤。阿嬤的癌細胞擴散到了腹部，帶來了劇烈的腹痛。這樣的病況在目前的醫學是束手無策的，所有化療均已停止，只能用嗎啡類藥物幫助她在走向為期不遠的人生終點時，能夠少一些苦痛。第一次前往病房探視時，阿嬤的眼

神沒有向我看來，而是直盯著敝舊的天花板。她纖細的手指彎曲地扣著被褥的邊緣，對於我的詢問，只以點點頭或搖搖頭來回應。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理解我的語句，抑或是點著頭、搖著頭，搖搖晃晃地在檢拾一些回憶的碎片。

第二日後，當我再問她任何問題或試圖與她聊天，她都再也沒有理會我了。也許是她已意識模糊，而無法理解和答覆；也或許是她知道，我的問診，完全只是一名實習醫師的例行作業而已。我總感覺她身旁的一切正疾速遷徙消逝，我們卻都無力捉住。之後幾日，我只好向悲傷的家屬詢問阿嬤的狀況，紀錄之後就馬上離開，因為我無法承受這間病房內的沮喪。

幾天後，這位阿嬤被安排轉到了安寧病房。離開住院部前，家屬向醫生表達無盡的謝意。阿嬤的大女兒哭著和醫生說：「我們能做的事就是……至少這最後的一條路，讓媽媽走得舒服一點。」聽著這句話，我突然些許釋懷。這最後的路上，能有家人相伴、能有醫療的止痛支持、能有安寧病房醫護的心靈支持，在垂死者最後的凝望中，會有著溫暖吧！

又有一次經驗，是一位裝上呼吸器的阿嬤。某天我陪老師一起去查房，當老師得知這位阿嬤吃飯不小心噎到時，他生氣地和阿嬤說：「你現在不能自己咳出來，如果吃飯噎到會很危險，以後一定要小心呀！」阿嬤馬上一邊大力點頭，一邊大聲答應。

隔天在護理站，聽到護理師打了一通電話，她通知一位病人的家屬要記得來拿死亡證明書。這時我身旁的老師告訴我，那就是昨天那位阿嬤。老師說阿嬤昨晚又噎到了，急救無效走了。「啊！就這樣走了？昨天還是那麼有精神，一下子就這樣走了？」這樣的無常，讓我一時愣在護理站思索昨日的種

種一切，直到老師叫喚我與他一同繼續查房。經過阿嬤的病房時，我多看了幾眼，只見病房被收拾得乾乾淨淨，同時阿嬤的隔壁床有人歡喜出院。原來，我竟也默默地參與了病房的重生與落寞。

幾個月以來的見習生活如詩如夢，打破想像又重建希望的過程裡，去年悄悄逝去的感性又深深地落進心裏。每一床病人的來院都用鉛筆勾勒出一些故事，出院或死亡後病房裡只留有橡皮擦擦拭過的筆痕。在這些獨特故事與烙印心中的筆痕中，我窺探了生死苦痛，我也更為確信自己想要成為怎麼樣的醫治者。

在我未來一生的醫師生涯裡，經歷的必然都是不同的病例、不同形式的苦痛生死，但我想，它們帶給我的情緒終將會是類似的。總有一天，我對於生命的脆弱與消逝會不再耿耿於懷，但我會更為坦然地承接這些情緒吧！更為坦然，而能在生命輪轉間，接受自己的無知、學會給予真正需要的關懷，並以專業知識與研究成果撐破那浮生若夢的淒涼。若能讓病患安返他的家、若能讓病人以風乎舞雩的愜意走在生命的末途，此生便不虛空。

在天色未暗前走出醫院的日子顯得特別奢侈，陽光燦燦鋪在中山南路一側的階梯上，我看見這次閃耀的，是我牢記於心的信念。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散文組

第一名 蕭卓倫 初窺生死苦痛

見習經歷作為題材，乍看是平淡的報告作業，但對生老病死的觀察與感觸，在作者精準又有溫度的娓娓道來，拉抬到一個高度。病房的見聞不再是奇觀式的展現，而是窺探生命的見習。作者文字老練，敘述順暢自然。讓一個病房見聞的鋪敘，不僅僅是描寫見習的衝擊心理，而是帶來了深刻的見證。

散文組
第2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張容慈

就讀系別：醫學系六年級

得獎作品：死亡之後的死亡

得獎感言：

謝謝楓城新聞與評論獎。
心靈若有永不癒合的傷口，
生命若有無法填補的陷落，
那就一起靜靜的凝視它吧。

死亡之後的死亡 醫學系六年級 張容慈

從睡眠中驚醒，倏地坐起。喉頭異常的緊縮，我想尖叫卻無法出聲。

忘記幾次了，在你離開以後，我的夜晚就不再平靜。

像突然踩空，從夢境跌落到現實，除了驚嚇以外，隨之而來的罪惡與悲傷，如同胃酸，從身體深處大量逆流湧出，腐蝕我所有知覺。那股酸臭味，聞起來多麼像自己。

已然是沒有靈魂的人，生離死別的痛楚一再碎裂著原有的價值觀，到現在才了解，那是一種演練再多次也不會因此減輕一點點的悲傷。我坐在書桌前，面對著生理學課本，知道後天是期中考試，書中闡述人體如何透過繁複的內分泌系統，以維持恆定，恆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生命其實很脆弱，體溫、酸鹼值、血糖、滲透壓、各種離子濃度，都只容許在極微小的變化範圍內，否則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一旦一個參數調整不回來，便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傷害，最後整盤皆輸，生命也跟著結束，像我輸掉你一樣。

在那之後，我開始被催眠似的，反覆舉辦著一場場儀式，在每個無人發現的深夜裡。想像自己，身軀與四肢已固著於床上，從此再也無法移動，皮膚就貼著這塊床單的布，直到時間盡頭，像是你，永恆安眠於你最愛的毯子，蓋上毛巾，一蓋就是永遠。沒有了生命力是什麼樣子呢？即喪失一切使動物與環境抗衡的內能。心臟再在也不收縮，血液再也不流動，體液漸漸隨著重力沈積在底部，背部開始發紫，面部開始發白，體溫慢慢下


降，直到與環境溫度平衡。

生物是可以靠著熱度與紅外線互相感知的，但此時的你摸起來卻像一塊板子，很明顯的，那已經不是生命會有的樣態了，而我始終記得那令人徹底心碎的溫度與觸覺。

那就是我見到你的最後一面，你不動且僵硬，像是一具雕像刻在床上，而你的床，刻在我心裡。一切關於你的痕跡、關於故事的線索，終被沙土掩埋。

在之後的日子裡，我異常害怕下雨，酸化的雨水會滲入泥土，緩緩流進你的屋子，侵入你的空間，最後爬到你身上，溶蝕你的毛髮皮膚、再深至筋骨、臟器，然而你動不了、無法逃，都是我的錯，是我眼睜睜看著一杯杯沙土掩蓋你，成了囚禁你的監獄。我也怕土裡的昆蟲，他們不認得你，因此也不會尊重你，我消極的請求他們給你空間，像世人紀念屈原一樣，不希望你的肉身被吃掉，只能世世代代無助的包著粽子祈求，分不清是善良還是愚蠢。最終，你的肉身會與接觸的布料互相溶解、互相結合，慢慢擴散到整條毯子、再侵蝕到外層的小屋、最後蔓延整片土壤。這麼驚悚駭人的過程，怎會是「回歸大地」這樣樸實又浪漫的說法？

「血壓、心律、呼吸次數、潮氣容積、血氧濃度、酸鹼值...，這些都是維持生命最重要、最根本的參數。」看著生理學講義，我懷疑著二十年來的人生，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把重要的參數設定錯誤了。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渾渾噩噩的追求中度過，例如唸書、補習、演練題目、準備考試、參加比賽、拿好成績，諸如此類聽起來多麼正當與必要的事，卻與自己生命體悟完全疏離。多年來我卻依然逼迫自己，狠心關起房門，戴上耳塞，在裡頭



埋頭苦幹，無情的隔絕在門外喵喵叫的你。
於是現今便落入後悔與氣憤的深淵，我向世界控訴，是它欺騙了我，只告訴我人定勝天的道理，所以年輕就該延遲享樂、先苦後甘，卻沒有跟我說世界存在真正的絕望。直到那一天，當原本擁有的事物即將離我而去、曾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不再理所當然，才像個傻子般恍然大悟，那些奉為圭臬的成功法則、那些汲汲營營的追求，放在生死的尺度裏，都不過是漂浮在海面的水草，相較於整座大海的深沉，那麼枝微末節、那麼渺小瑣碎。我終於從沈睡中被叫醒，而那振聾發聵的大鐘，竟是用你的生命來撞擊。

在之後沒有你的日子裡，每個突然驚醒的深夜，我都一邊摸著被夢中自己哭濕的枕頭，一邊在心底再次虔誠地，為你上香。知道終有一天我會是你，於是再僵硬的躺回床上，壓得床墊深深凹陷，覺得自己又漫長的死去了一次。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散文組

第二名 張容慈 死亡之後的死亡

此文思索死亡，帶有細緻的身體感描述，又有哲理的反思。這是一個有趣的題材，文中對於死去之後，屍體的分解有很深刻的描述，讓讀者產生共鳴。此文試圖深化死亡之思考的層次，是悼亡之作，也是從死亡裡尋找出路的深度寫作。

散文組
第3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李宇洋

就讀系別：醫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雨

得獎感言：

很開心作品受到肯定。這次創作是受到引珊同學交換日誌的啟發，很感謝她溫暖的文字對我的影響。

悶熱的午後，是台灣夏日的氣息，早上的陽光笑得燦爛，下午便忽然被烏雲捲去，只聽得聲「啪」的開傘，路上已擠滿了花花綠綠。瞬間溼漉的馬路，踩踏水窪的腳印，傾盆的大雨，似乎沒有人想接受這份沐浴，紛紛逃跑的、悠閒開傘的，習慣著這份雨水、這份風雨急來，但卻幾乎不見得一人自滿的行走雨中，充滿笑容。

這樣的人，想必會被當成傻子吧，沒事淋了一身溼，還有感冒的風險；衣褲溼黏在身上肯定難受，更別說那雙浸濕在鞋襪中的雙腳，回到家裡肯定早已悶壞了。更何況城市那瀟灑的汙濁、莫名的化學汙染物質便隨著雨水，侵犯了人們的頭髮、毛囊，想像那不斷後退的髮線、不斷擴大的地中海，怎樣都令人不寒而慄。台灣的人，太習慣雨水的潮濕，太習慣下雨的天，不管是綿綿春雨還是陣陣雷雨，急忙地撐傘與散逃到騎樓底下似乎便是台灣人們的本能。淋濕的後果麻煩，處理起來也麻煩，或說等一下還有重要的約、重要的會，又怎能邋邋了自己的體面？隨身一把傘當作防身，我們似乎都習慣如此，在時常下雨的天裡，在時常下雨的台北。

但我喜歡雨，喜歡下雨的氣息，濕潤的水氣、微微透涼，喜歡將下雨的聲音當作是舒眠曲，讓意識漸漸融入下雨的旋律。

「多麼想走進雨中啊！」我總是那麼想，卻怎也沒有做到。

有次晚上，便在自己獨自吃完飯、準備回宿舍時，下起了雨，雨聲從小漸大，我略為欣喜。沒帶上傘的我沒有了藉口，一腳的拖鞋遍踏入雨中。從頭頂到髮梢，從眼角、從臉龐滑落，然後滴落在衣服的纖維上，盡自的擴散、侵略，突如的大雨蒙蔽了眼鏡的視線、點點的光芒散色著不同的色彩，我撥弄著劉海、撥去礙在睫毛上的雨水，抬起了頭欣賞著這場大雨。在雨中，我走著，看著近乎無人的街道、看著遠處紅綠燈閃爍、看

著天上雨水打落。不到五分鐘的時間，雨聲漸弱，人未濕透，怎麼都顯得不構暢快淋漓。

這樣的人肯定是個傻子吧，但並沒有人注意到我，或說，這也不是件事情，我也不以為意。但卻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走入了雨中。

或許是環境、或許是別人的眼光，我們似乎總是屈就於心中的不安，如同在一場大雨中，跟著他人、撐起了傘，然後在傘中隔絕了聲音、隔絕了外界，成了一個人安靜的世界，以這樣了方式，說服不安的情感，如同已經被保護一般的告訴自己，我很好的。

可是我們，真的好過嗎？

外面下著大雨，傘內下著小雨，撐久了，瘦了、累了，卻始終等著哪一天的放晴，才能收起我們的保護傘。然而那天什麼時候才會來臨？

另一次，發生在士林的捷運站，正逢夏日豪雨季節，雨來的又快又急，湍急的雨水肆意道路、氾濫成小河，騎樓的屋簷則成了飛瀑銀瀉而下，路積著水，地磚濕滑，正要去搭捷運的我已是被淋的半身濕透，而那簇擁的行人，雨傘卻是互相推擠、又刺又頂，無奈中我繞開了人群，便意外瞥到一個女孩。那女孩在這樣的大雨中便坐在捷運站前的台階，一個沒有屋簷、沒有遮蓋的地方，白色的襯衣配著深色的裙擺，深閉著眼、低著頭，落魄在大雨之下。一眼瞬間的事，只是經過了，而大家也便只是經過了，她的周圍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的停留。

或許她再等，也或許她已經等不到了，貌似二十幾歲的年紀，在平常人眼裡，如果不是特別演出，那大概也會被歸類為奇葩，然而，她便是在這樣公眾的環境之下，淋著大雨，等著。

「等著」是我的臆測，沒有理由的猜想；「淋著大雨」是事實，至少無畏世俗的眼光，而現實是，似乎也沒有人會去在意。那她等著什麼呢？是否她還在懷念、苦等那離去的故人；是否她正等著一個陌生人出手，為她

撐起一把傘；是否她只是等著自己的歸來，將那身於大雨中的「她」拉起，然後溫暖的擁抱。人們總是經過，而她等她的；人們總有自己撐傘的理由，而她顯然正面接受大雨的挑戰。在雨中的人們都需要一份勇氣，一份自己與自己對抗的勇氣，因為太多時候我們總是害怕、總是下意識的逃避，以為自己正視了問題，卻也只是撐起一把傘、遮蔽了自己的視線。大多時候，我們總把問題歸因於別人，總是困擾著「別人會怎麼想」、「這樣不合常理」等等，無意間的「撐起了傘」，如同本能似的，我們總是遵循著阻力最小的方式生存。然而自己呢？自己真的希望如此嗎？

我們可曾想過？晴空萬里的傘內，外面其實正雷電交加，暴雨不是我們能說停就停的，但我們能試圖著走出那片大雨。但願那女孩也能走出自己的大雨！小心，別朝著涼了。

捷運站的音樂響起，打開的車門、亮起的紅燈、倉促的人們、搖晃的扶手，我看著窗外的雨滴劃過、看著窗外的河水奔騰、看著景色沒入黑暗、看著我自己的身影、微微顫抖的身體，我稍稍避開自己倒影中的眼神、始終缺乏勇氣，曾經低頭的經過、卻又不斷的回頭；曾經停下的腳步、卻沒能伸出的手；曾經看著鏡子、卻識不得鏡中的那人。有時人們並不是那麼喜歡照鏡子，因為直視自己的面容，很難。

願哪天可以放膽的在雨中跑跳、像個天真的孩子歡迎雨季的到來。

願哪天可以牽起其他人的手，一同享受大雨淋漓的暢快。

願我們，都有面對自己的勇氣，不會害怕看見自己的身影，不會排斥自己的膽小與軟弱。我們或許都撐著一把無形的傘，可以撐好幾天、可以撐好幾年，但總有一天會感到疲憊、感到無力，也總有一天，我們該開始學會收起這把傘，學著鼓起勇氣，坦蕩蕩的走進風雨，走出自己。



評審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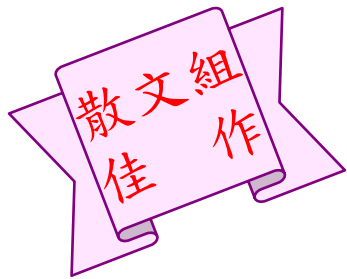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散文組

第三名 李宇洋 雨

這是一篇借「雨」的抒懷之作，從享受淋雨入手，透過下雨撐傘譬喻心中的保護傘，有新意。作者的語言順暢，主題聚焦，處理雨中的觀察經驗，思緒綿密。種種關於雨與人之間連結的巧思，看出作者寫作的潛力。可惜文章後半節奏放慢，文字稍嫌累贅，較為可惜。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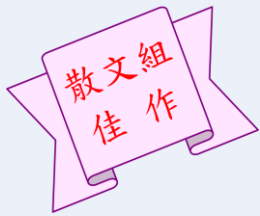
得獎人：**黃暉庭**

就讀系別：**醫學工程所二年級**

得獎作品：**哭**

得獎感言：

第一次把這種像日記的東西拿來投稿，看來也算是個小肯定。
謝謝老師。



哭

醫工所 碩二黃暉庭

有天在大樓的電梯裡巧遇隔壁鄰居的小兒子，印象中已屆上幼稚園的年齡了，仍舊頂著快要塞滿嬰兒車的體態，一臉呆萌地躺臥在車裡哭嚎，無論周圍的大人如何勸誘哄騙都不為所動。深受小朋友歡迎的小饅頭點心打動不了他，不給玩玩具的恐嚇跟威脅也嚇阻失敗，意志堅定地要用眼淚在爸媽的育兒經裡雋下一道深邃的刻痕。

明明平時也經常在公車捷運上撞見不受控的小孩，步出電梯後才飄過這樣的念頭，會突然特別注意弟弟的哭鬧行徑似乎是與近日的思緒起了幾分共鳴。最近迫切地想找個方式排解研究生日常的煩悶與壓力，行有餘力的話更想抓住青春的尾巴進行一些不明所以的抗議。說抗議好像有點太激進了，貼切地說就是想在步入社會前來一點死命掙扎。在以熱血青春為腳本的大學舞臺上，不服老的研究生仿若一個過氣的配角死命地引人注目，緊抱著臺前刺眼的聚光燈打向自己，寧可於臺上如流星般燃燒也不願黯然退場。

小時候是個不常哭鬧的孩子，越長越大以後反而常常想特立獨行地胡鬧。好比大學的同學們在畢業後都一一步入職場，我仍選擇繼續升學。申請學校的那段時間像是患了一場難以痊癒的重感冒，三餐飯後總是要按時服藥——向有繼續升學的學長姐諮詢、跟高中志同道合的好友討論、幻想念了研究所後的無限未來，幾個月過去好像自己對於鑽研更深層的知識也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果然跟不少醫學研究的結果相符，明明大家也都只是扮演伴我前行的角色而已，安慰劑也能起一定的療效。

在研究所裡多接受兩年更為專業的訓練，直覺的估量上想必對於未來的就業有更多選擇的本錢。這般粗淺的想法僅僅是當時說服自己的理由之一，比起接受扎實的培訓，決定升學的當下我其實更想在校園裡苟且偷生地延續學生身分。不用立即面對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不用馬上應付職場裡老練的前輩，可以若無其事地把自己繼續關在學識的象牙塔。後來才發現這其實是種慢性癱瘓未來的隱疾，與其說延續青春，不如說自己害怕長大。

害怕長大是個很廣泛的說辭，舉凡爛草莓、玻璃心、愛作白日夢都是常常在耳邊聽到的批評，但其實我並非一味地逃避現實。我害怕失去對生活的敏銳及善感，恐懼日復一日消磨熱情與抱負的職場，擔憂當大家都說這些是必經的轉變與過程，只有我倔強的不肯承認。社會化是消磨個人稜角的一段漫漫路程，整個社會都否定那些負面的、無用的以及不光彩的情感與思緒，可我始終擁抱及熱愛那些如胎記般存在的各種缺陷與脆弱。我只是個凡人，想找個可以包容一切的歸處安放那顆畸形但無比真摯的心。我是浩大群眾裡的小小一份子，害怕長大對我而言更像是害怕寂寞。

上一個模糊的念頭都還沒能好好安置，想法又繁衍出另一群想法。再說寂寞的面向也包羅萬象，不論潛伏的原因、行為的表現到舒緩的解方，認真起來每一個環節都還能詳細地被分類討論。縱使網路和書店都不乏相關的介紹以及療癒文章可以參考，直率坦白地在他人面前說出害怕寂寞依然免不了讓人產生負面的聯想，像是缺乏朋友或是戀愛的對象，隨後又引逗出一連串分不清是憐憫關心還是八卦好奇的悉心問候。

不論是害怕長大還是害怕寂寞，重點其實是害怕。這般飄渺不定的動詞甚至比變化莫測的天氣還無從掌握，更別說找不到標準答案的東西對於凡事講究原理跟證據的理科生想必特別茫然。撞牆碰壁了一段時日之後，我決定從緩緩書寫爬梳日常生活裡的一切開始做起。

研究生每天的例行公事不外乎做研究，有人寫程式、有人做實驗、也有人分析論辯，總歸都是關起門來在一片小天地裡鑽研學問，即使嘴巴上總會逞強說沒什麼，但心底倒常常脆弱得很誠實。查文獻及做實驗的過程中，研究生化身電影浩劫重生的主角，失敗則成為孤單的學術之島上唯一的好友，他什麼都不用說，只消察覺一個皺眉一聲嘆氣，就悄悄到心房外敲門。小小研究生有很多契機讓自己的心緒不小心被失敗的意念綁架，像是實驗結果不符期待、進度遠比預期落後、耗材資源匱乏、畢業的底線將近……等等。不知道是我們的免疫力特別薄弱，還是研究生天生是失敗最喜歡的宿主，不知不覺中早已讓負面的情緒在內心滋長。始終分不清是寄生還是共生，也不曉得是片利還是互利，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做研究的日子裡失敗日夜與我們相隨。

失敗本該沒什麼大不了的，打起信心下次再修正再嘗試就好。這類廣泛被社會大眾傳唱的普世價值，或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勵志故事，總企圖讓人相信努力不懈終能成功。平常憨厚單純的我這種時候腦袋卻特別清醒，從小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能夠流傳千古的東西必定有其特殊之處，更多更真實的案例想必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以及拼命再拼命的努力仍舊換來殘酷的徒勞無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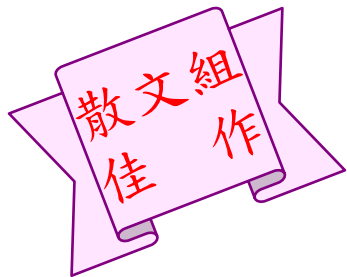
書寫進行了一段時日之後我開始把失敗跟朋友分享，想不到同學也大方拿起失敗與我乾杯。原本一個人的失敗刻骨銘心，像百分之百的鮮榨果汁，一口嚥下連細微的渣屑在嘴裡都還粒粒分明；集體的失敗在獲得同理的同時卻也讓人無感，好比稀釋過後的還原果汁，不仔細品嚐的話還以為喝到加了香精的糖水，販賣機裡十塊錢一瓶，喝完記得將鋁箔包壓扁回收就好。久而久之實驗室遂形成了失敗者的物以類聚，偶爾有幾位一帆風順的夥伴，大夥兒除了佩服之外難免還有幾分欣羨妒忌，即便不諳嘲諷也要啾幾句調侃的三言兩語。看來即使荀子幾千年前便不顧主流地主張人性本惡，演化到二十一世紀也並未天擇成人性本善，多數人還是會不由自主地見不得別人好，有意無意都在讓人發惱。

人言如弓矢，箭箭讓心死。俗話說三折肱而成良醫，但心碎畢竟不是斷臂，打支鋼釘塑個石膏就能復原，持續受到酸言酸雨的傷害只會永久壞死。

想到這裡，片刻間我找到了情感上與鄰家小弟哭嚎的共鳴處，察覺他那奮力哭泣的哀鳴其實是武裝自己的利器。脆弱啜泣時的鼻涕淚水在面對剛硬人心時扮演最好的潤滑劑，不分好壞地把渾圓飽滿的情緒包覆進蒙昧不清的詞彙裡，讓酸甜苦辣的心情在表達之前都預先被和水稀釋。流淚的面容在他人眼裡永遠是張柔焦的相片，這時的喜劇就不會盡是引人妒嫉的狂喜，悲劇也不全然只有陰鬱及憂傷。

到頭來似乎從小就會的啾呀呻吟仍是最無害的情緒張揚，看不清或摸不透的一切最不引人注目，不會無意地在言談間傷人，也不會輕易地為人所傷。唯一的差別只是長大

後的喜怒哀樂僅容自知，撇除了家人真誠地關心，如果別人恰好可以理解，都只是意外般的偶然，比買彩券中樂透還難。無論如何，下次情緒緊繃的時刻，我會記得關起房門放肆地哭一場。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許品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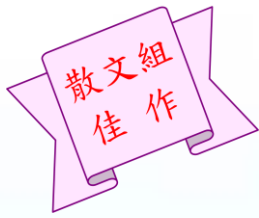
就讀系別：**公衛學院公衛系**

五年級

得獎作品：**台北的雨季**

得獎感言：

細雨編織的台北，與已在最遠方的友人。謝謝這次的比賽，讓那些混沌情緒得以梳理。



台北的雨季

公衛五 許品誼

台北又下雨了。

東北季風再次降臨，宣判城市將進入冬雨紛至沓來的季節。整座城市再度為雨所狹持，寒風已夾帶雨氣前來島國的上空。雲已過薄，脆而易碎，天空裂了便會落雨，如透明細針從天筆直的灑下來，有時跟著風搖曳斜插刺傷了整座台北，無人倖免。人們猶如尋求避難所般迴避逃離，躲進室內，鑽入傘中，套進衣中，建造個自我世界的屏障，但仍難免被雨修理一頓。雨的到來總打亂了生活節奏，因此我總是很難喜歡上那些下雨的日子，由其是以下雨作為代名詞的台北，陰雨綿綿的日常。

想起小時候，有回在南部老家玩耍時下起了大雨，和祖父抱怨下雨天囚禁了遊玩，他只是淡淡的說：「這是老天爺在嫁女兒，將潑出去的水灑落至人間。太陽嘛，也忘了履行每日工作的照耀，雲群也跟著歡心簇擁來祝賀。所以對上天來說，反而是個黃道吉日、是個歡欣鼓舞的日子。」長大離鄉後，換我把這個故事帶到台北，努力說服著厭惡下雨天的自己，應當逆來順受的接受天氣變化。只是即便上天在如此歡欣鼓舞，反觀腳下的人間卻判若天淵，寒風滲入脊髓的刺骨，扎在血管中根深蒂固的冰凍，發冷得叫人只打哆嗦、頭皮發麻，還附帶滂沱大雨的熱心洗禮，濕冷得使人窒礙難行。

在台北也已吃了四年的柴米油鹽，但每逢冬天雨季依舊無助不安。只要離開溫暖室內，被迫要踏出室內寵是最煩心的時刻，望著屋簷外的細雨斜織，重複著手足無措、彳亍而無所趨的徬徨。內心遲遲無法決定要派出哪隻腳，先去給雨洗刷一番，瞅著要踩至

哪塊潔淨又無積水的地面，同時計算著下一步要如何將另隻腳拓印在哪塊淨土上，才不會讓水漫過鞋子，浸染了襪子。我相當羨慕行人們自由駕馭款款的腳步，可以俐落得在雨中疾行，即使也才兩隻腳，感覺它們卻常常為此和腦袋齟齬，就像誰都不想離開溫暖室內的舒適圈一樣，安心踏實、無所驚擾，一如往常，是最為平凡的幸福。

年復一年，我好像越來越可以抓到訣竅，學著如何安分得繼續與雨共存，好不容易，亦步亦趨跟著天天打傘和包容霉味，或許習慣之後就不那般討厭雨天了吧，我是這麼想的。

直到去年的那晚深夜大雨裡，接到妳突然捎來的壞消息。

「嘿，好久不見，妳最近過得還好嗎？那個……我好像，生病了。醫生說，我的胸腔的X光片裡面，好像有個不明物體，必須要進入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了。可是，我……是要進入醫院實習的醫學生。為什麼，憑什麼，上天要在畢業前這樣對我？」話筒裡，字字句句顫抖著，語畢，妳哭了。妳說，那晚妳忍不住溜出病房，奔走在異常冷清的十全路上，空轉無方向的繞了好幾圈，又像瘋子一樣，不可遏止得三民分局前大哭一場，獨自一人在高雄街頭徘徊遊蕩，需要把體內滿溢的恐懼好好的擠出來，但又將妳反噬。

我明白妳應是鼓起莫大的勇氣，才將這些難以啟齒坦露出來。妳害怕身為醫學生，病人、同儕，甚至老師將會怎麼看待，病人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醫護人員是病人嗎？行事曆的所有代辦事項硬是踩了煞車，那些落空的未來規劃讓妳不敢想像。正因為病了，也無法抵擋被社會世俗眼光貼上標籤，不再活躍，不再出現，最後，慢慢被遺忘。

上天或許開了妳一場玩笑，但我想我也跟著被開了場天大玩笑，劈頭砍來如此震懾的消息，讓我徹底招架不住。話筒另端的我，洩了氣般癱坐在地上，周遭所有聲響與畫面跟著思緒被抽走了，徒留外頭的雨依然恣意滂沱。沈默許久，囁嚅著雙唇，我只能懦弱的電話裏，喉嚨哽著什麼似的，努力從牙縫中，生卻得擠出幾個詞彙，勉強拼湊：「我真的，不能失去妳。不能、拜託、真的。」

記憶裡，妳若夏日陽光燦爛，總扯著笑容插著腰，在教室轉角轉頭要我快點跟上妳飛快的步伐，笑我老是溫吞緩慢，因此每每我們都上課快遲到。我只記得，每次當我竭盡全力衝刺，好不容易才追上妳，上氣不接下氣的攤軟在階梯手上，抬頭映入眼簾的陽光在妳身後，將所有光明灌注在妳身上了，讓妳看起來如此強壯活力，耀眼得無堅不摧。妳是太陽，同時也自由得轉瞬成風，我是如此深信不疑。這次應該也會一樣，我相信沒有什麼能難得倒妳的，這次也不會的，一定的。

但怎麼想得到，陽光也會有黯淡，風也會有被帶走的一天。爾後的日子裡，陽光被硬生生的囚禁在冰冷的醫院牢籠中，不再照耀、不再耀眼，風兒也不再輕盈了，自由也已消逝無蹤。轉移是從腳開始蔓延的梅杜莎石化詛咒，將妳的軀體印拓在床褥上，妳被蠶食得逐漸失去移動能力，後來嘴唇也被上了鎖。妳開始變成雨，寂寞無助的雨，每次去看妳時，總看妳眼睛下著雨，我甚至連覆蓋在妳身軀上被褥都替妳感到沈重不堪，像台北這座城市一樣，總是被厚重不堪的雲壓得喘不過氣。望著已經凹陷的臉頰，越來越蒼白的肌膚，我懂妳眼神如若微絲般想要表達雀躍，但只能擠出整天的最後一道力氣，對我眨眨眼，努力控制臉龐上提

的肌肉，看能不能就此扯出和以往一樣的笑容，徒待勞無功後，只能放任汨汨眼淚分割臉龐。

這真的是我記憶中熟知的妳嗎？妳是如此勇敢，如此強盛，如此閃耀，在這最發光發熱的年紀，妳是真的不該在這裡的。年輕如我們，即使感冒發燒，只要睡好覺、休息夠，隔天依然生龍活虎，仗著自己年輕，那些病、那些痛，應該離我們很遙遠吧，那些都是等邁入老年才會遇上的，瘟神不會就這樣找上門來才對，對吧？只要好好去睡個覺，休息半晌後，妳就會地好起來，是吧？

我是如此以為著的，自我催眠著。

七個月過後，雨也被帶走了。妳也跟著成為這塊島國的雨季。

妳走後，每當這座城市下雨時，我總是會著實得想起了妳。那些聽著雨聲，失眠了好幾個漫漫夜裡，棉被在下大雨的夜晚裡，跟著眼淚慢慢沾濕，攤開成湖泊，等到我好不容易在這逼仄的黑暗裡沈沈睡去，以短暫假死的狀態寄生於床褥，那麼我便可假裝這些痛苦不堪的刺痛不曾存在，我願醒時才是做夢，而夢裡才是事實。只要睜開眼，排山倒海的焦慮與恐懼又淹沒自己，窒息得泅泳在無盡頭的黑暗裡。睡醒是冰冷的蛇，緊緊的攫獲著人心，緩慢的對著我的臉吐信，只能呼吸著潮濕黏膩的空氣，在胸口中翻攪者，被吞噬得一乾二淨。在雨季裡偶逢有太陽的日子，猶如沙漠週的綠洲一樣為之難得。我祈禱著，盼望上天可以還回人間一份天晴，好讓一早陽光，可以替我在歲月中緩緩曬乾了淚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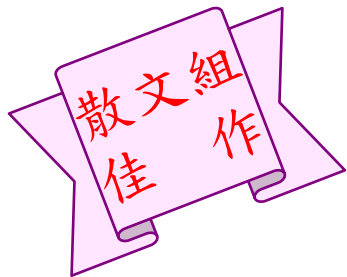
「會不會每次台北下雨時，妳也降臨在我面前了呢？」我不禁自私的忖度著。妳可以幫我看看，是不是下雨時和祖父說的一樣，天上總逢喜事，好不熱鬧吧！妳應當也去一齊去湊熱鬧的，留在人間已受太多苦了。我很想念妳。

但也來不及了，我們總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與他人建立關係，建構習慣的生活模式，但好不容易構築的既有世界卻可以輕易瞬間崩塌，例如一句話、一個人、一個事實。生活是團被揉爛的紙張，被捏爛過後，重新攤開後上面又會覆滿皺摺，既抹不去，也帶不走，如每寸妳活過的痕跡。等到後來我才明白：所以如果今天不說不知道還有幾個明日，萬物轉瞬間就消逝，不在了，也不再了。

今早醒來，我想是個好天氣，因為無雨，安靜得亦無語。日頭從菩提樹的葉縫中跌落，像打翻一整盤玻璃珠，仿若落玉盤般在行人道上閃動跳躍著，陽光恰巧幸運躲過烏雲的追捕，穿透玻璃闖入屋中，恰好灑落在床邊，讓整個世界漫漶起來，時間彷彿又開始遲滯，走慢了分秒的間隔，讓我總算可以放下罣礙的睡去，誰知下次睜開眼後，又有些烏雲殘黨突然從窗戶的罅隙鑽了進來。於是，窗外又繼續細雨斜織。

台北又下雨了。

在沒有妳的雨季。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潘妍廷**

就讀系別：**醫學系二年級**

得獎作品：**界線**

得獎感言：

從興趣變成習慣再變成比賽，不變的是對寫作的鍾愛。
謝謝老師們的肯定。

「再來一根菸吧。」臺大醫院外的老煙槍們，總是倚著這座存歿共置的堡壘、輾著那條鮮黃醒目的禁菸線如是說著。慘白色香菸一根接著一根在一雙接著一雙泛黑粗糙的手上被點燃，灰燼無力而墜，陳屍一地，菸霧自吸吐之間濛濛而散。不堪其擾的嗅覺神經，總迫使醫學生的海馬迴嘔出解剖室裡那些從福馬林被喇然抽出的病態肺臟，和醫學原文書上密密麻麻的疾病專有名詞，全都黑得令人窒息。原來尼古丁混著死亡，是這種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氣味。

雖唯恐不及，仍有難以避之的時候，我們很難定義那是好的時候，或是不好的時候。某個走返宿舍的傍晚，急診門口又如往常菸霧瀰漫，難聞得讓人想逃。此時，迎面而來的是一張吐霧的嘴，同時吐出一句：「爸若死，是欲安怎？出山的錢攢好未？」明明是濃厚的中年閩南男音，語氣卻淡得讓那口煙甚至不帶氣味，「猶未。」許久，另一張相像的面孔答道，也緩緩嘆了一口無味的煙，「借，嘛著愛借，我閣從看覓。」雖唯恐不及，人生仍有難以避之的時候，我們希望那是好的時候，卻又不得不坦承那是不好的時候。

菸味倏然無蹤，他們真正擔心的不是死亡。

兩支煙頭的火忽明忽滅，像極了閃爍的露天老式電影，放映著悲傷的默劇，無語的空氣凝結出一絲酸楚，時間於是推著輪軸，纏滿愁緒的膠片在上頭轉呀轉……，如我那天的步伐，很慢很慢；如那對中年兄弟抽的菸，很慢很慢。最後，煙熄了，戲散了，卻沒有觀眾知道：老父親走了嗎？錢借到了沒有？兄弟倆在未完的故事裡，過得好不好？

前陣子，適逢九合一大選，我的同溫層在同溫層裡大肆檢討著同溫層，聽起來就像踩著禁菸線焚起菸草一樣滑稽。身為臺大醫學生，我們被詡為全臺灣最會讀書的一群人，絕大多出自幸福無虞的家庭，朝光明安穩的未來走去。儘管有久居同溫層的自知之明，我們仍然很難在溫暖的此地，想像廣義而刺骨的彼方。從學期中寥寥幾門人文與生死學，我天真的以為死亡已是這座巨塔最難解的題，然而，當醜陋的現實攤於眼前：經濟壓力無法喊停，情感糾葛沒有終期，死亡是不是反而歸屬於一種灑脫的結束……？立杵那些在黃線上人們，是踩著禁令，抑或是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抽的是寂寞，還是咀嚼著無盡的莫可奈何？究竟，還有多少比死亡更難過的關？自問而無法自答的眩惑重重襲逆而來，在腦海翻攪得、殘碎得不成樣子，全都黑得令人窒息。突然覺得人根本渺小如屈服的菸灰，只有認輸的宿命。

臺大醫院無疑是生命的車站，有些人從這裡出發，有些人到這裡結束，有些人在這裡相遇，有些人在這裡別離，旅途中的脫軌或失速，又該讓人何去何從？我們在這裡體驗著世間加總的幸福，而同時，另一群人體驗著世間加總的苦難，我們所認知的同理心，淪為一種自以為是的瞭解。我不禁想起那道鮮黃醒目的禁菸線，與那些菸霧茫茫裡朦朧的身影，同溫層的界線如此鮮明亦模糊，如同白袍與襪襪間的漸近線，我們在界線左右走慢了彼此的思緒，卻始終無法跨入對方的世界。

關於世界上可駭的東西，死亡終究有著模糊的排名。